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一百五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沈元錡

弇州續稿卷一百五十六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佛經書後

書破邪論序

虞永興世南書蹟本自希而楷法尤不易得小者惟破邪論序稍大者孔子廟堂碑而已破邪精能之極幾奪

天巧所以不入二王室猶似不能忘情於蹊逕耳當時永興與傅公同朝自當以博雅亮直相契許而此序誹亢不假借豈非二義互雠各精護法故耶攷之唐史止言奕鄴人為太史令以武德七年上書詆浮屠法又上十二論言益痛切帝善之未及行貞觀十三年卒年八十五而宣律師記傅則云奕范陽人少入周通道觀隋開皇十二年事中山李播為道士武德初入京謁道王歸為上賓遂通其女婦尋拜太史令武德四年上減省

寺塔僧尼十二事高祖覽之廢諸州寺塔貞觀十四年暴卒又引唐臨冥報記及馮長命絶夢俱謂以謗佛作泥人泥人者泥犂獄也余嘗載之宛委餘編第十八卷謂傅公在武德初年已望七何得有奸私事臨終書青山白雲語必不墮泥犂毋乃宣衛道闢異之恒及考傅公十二論引據治體正學必以李老孔子並稱然則公果少入通道觀事李播為道士耶將無武德之際天子崇老氏為鼻祖不免借重求勝耶攷傅公論雖極排詆

未盡輸攻宣聞流遁窮亦愧墨守特以大道無諍止諵不辨魯衛競兵忘我文祖秦趙吞社不知非子則此紛紜之論俱未為得也三代之際未有佛法而治安且長東京以還既有佛法而亂亡且夭此言却不足辨榆罔太康夏桀商紂幽厲三世胡嘗不暴外丙仲壬二世哀平胡嘗不促七雄劉項胡嘗不殺羿浞新莽胡嘗不篡若以無佛為績彼當誰執其咎然而此桑門者被堅固鎧操却敵戈而曰拓拔太武宇文武李武與柴世宗皆

英辟也三武以廢佛教故不踰年晏駕拓拔燾厲被弒宇文李柴皆僅三十六而夭且無後趙徽以廢佛教身幽死王庭絕漠為法門之快然姚興最奉佛屍未冷而舉宗殲夷秦社屋梁武最奉佛陷侯景諸子魚肉死而梁鼎夷且以石勒石虎之暴戾焉而事佛以阿育王齊文宣之酗殺焉而事佛阿闍世王之弒父隋文之攘君焉而事佛以胡靈武曌之婬武加殺焉而事佛其稍能終善焉者差阿育隋文而已若以有佛為功此當誰執

其咎要之佛用方便爲德然不能度無緣人因懺除爲功然不能脱定業去慝就福則剎那淨邦假福掩慝則步武阿鼻雖云不可思議常理昭昭固非爽也若使歸驩虞於大雄責纖芥於竺乾豈惟帝釋掩耳即阿修羅亦將抵掌而笑我競矣

僧倜禪師傳後一曰僧稠

覽倜禪師傳客行妙解化亙元魏高齊之際一時龍象蓋南嶽讓天台顗所不及也第攷朝野紀聞全載二書則

謂倜少作沙彌往往同輩獰酗角力輙以劣弱見侮祈於金剛神求庇一夕夢神現大身執杵通令食筋盡一鉢覺而力驟發同列猶侮之因横蹋殿壁行數百步躍首至於梁者數四乃引重千鈞拳捷驍武動駭觀聽後遂證果入林慮山搆寺宇窮極壯麗齊文宣聞而怒欲僇之躬率數萬騎往討倜領僧徒候於谷口帝怪問倜曰陛下欲加法貧道恐血汙伽藍故爾受僇帝大驚禮識既設饌畢謂倜曰聞師得力於金剛神欲一見可乎

倜曰此人力耳當為陛下見少神力因勑諸梁木起相搏聲若霆震摧迸紛墜帝懼而止之遂聽倜度人造寺無得禁止今傳不載其食筋呪木事第云出家落髮識神厲勇及受十六持勝法節食鞭心九旬食米量至四斗又遇懐王西王屋山兩虎交鬭咆響震岩乃以錫杖中解各散而去齊文宣加害領徒預逆因而感悔此郤符合又傳謂齊乾明元年四月十三日辰時絕無患惱端坐而終異香滿寺荼毘之際白

鳥數百徘徊烟上悲鳴移晷二書所載則又云於幷州營幡子未成遘病臨命願為大力長者既成此功後三十年隋文帝過幷州見此寺而渙然若記處分營造其寺遂成當時故謂文帝大力長者也尋傳所以不載者得非謂倜師業證四果位居五地豈得乞靈烏芻現身國主習小乘業作有漏因耶然攷之文帝以魏大統七年生生二十年而始為乾明元年今乃稱倜師後身則尤可笑因附記於後以補傳之闕

且證別記之謬

題南陽國師傳後

司空于頔問紫玉大通禪師曰如何是黑風吹入羅刹鬼國師曰于頔客作漢問此事作麽生頔失色師曰者便是黑風吹入羅刹鬼國代宗在便殿指觀軍容使魚朝恩謂南陽國師曰朝恩亦解佛法朝恩進問曰何謂無明從何而起師曰衰相現前奴也解問佛法朝恩大怒師曰即此是無明無明從此起二段極相類亦大俊

快然禪和子往往用此伎倆久之不直錢矣于司空原籍是羅刹鬼國人魚軍容落地便結無明種子一生於其間作活何煩問對也

知玄法師傳後

佛祖統紀謂知玄法師自成都謁僖宗優禮之賜號悟達尋歸九隴定中見菩薩摩頂説法言訖即隱俄見一珠入玄左股隆起痛甚上有鼂錯二字玄知夙業即右膝安卧而逝世言玄之前身漢州三學山知鉉法師臨

終感病與玄正類及殁神僧傳知玄邂逅一僧患迦摩羅疾候視無倦至别僧曰子後有難可往西蜀彭州茶隴山相尋二松為誌後玄居安國寺僖宗禮之賜沈香座忽膝生人面瘡眉目口齒俱備以飲食餵之則開口吞啖因憶僧言入山尋訪二松之間佛寺儼然故僧出迓甚懽遂留止宿告以所苦曰無傷也山有泉旦濯之即愈及明至泉所方掬水際瘡忽人語曰未可也公不讀西漢書乎曰讀曰既讀之寧不知袁盎殺鼂錯乎公

即盎後身吾乃錯也累世求報於公而公十世為僧戒律精嚴不得其便今公受賜過奢名利心起故能害之而迦諾迦尊者以三昧法水洗我我去汝不為怨矣玄乃掬水洗之痛徹髓絕而復蘇遂愈回顧寺無覩矣玄因卓錫其地述水識三卷尋二本所傳雖一知玄前身袁盎而其事無一同者第其為寃報則一耳豈盎陷錯雖深而宅行尚可錯被寃雖慘而餘因為劣耶因識於後

書佛祖統紀後

自景德傳燈録出而續之者至合為五燈其統則釋迦世尊而下為迦葉阿難陀中有馬鳴龍樹以至菩提達磨為西天二十八祖達磨來本土為初祖以至慧能為六祖而衣鉢絶矣六祖之後最顯者二宗曰南嶽讓青原思讓之下為馬祖道一而道一之後其著復五宗而此統紀則宋僧法槃别立教宗以法華為經天台為統止觀為門曰三諦所謂中諦者統一切法真諦者泯一

切法俗諦者立一切法爲此一秘之藏不顯葢三惑覆之於是立三觀以破三惑曰空觀者破見思惑證一切智成般若德假觀者破塵沙惑證道種智成解脫德中觀者破無明惑證一切種智或法身德大抵其義豈於龍樹演於南嶽讓而備於天台智者自達磨西來之後一洗而空之直截簡易最爲高明之士所傾信而此說漸屈法槃乃推南嶽讓以繼龍樹推天台智者以繼南嶽而自提婆達多以至般若多羅西天之所奕葉而徑

畧之乃至斥禪那於别傳引遼人焚壇經寶林傳以為快謂雖異途而不敢不賛者賢首藏師叛去而竊用其義者清涼觀師公為異同而自立已意者慈恩基師又謂圭峯密私用其言而專以四禪八定次第之學何用兒戲以侮耆德嗚呼天台非非統也止觀非非門也醍醐酥酪皆乳也釵釧杯盂皆金也物尚無諍而我何諍為且夫之燕者懼南其首耳吾北首而或水或陸陸而或騎或步即歲月之小異何患其不至哉近有一妄庸

僧口尚乳臭目不識三昧而輒作披剃鐵以攻賢首皆法槃輩為之俑也故雖精博如李長者超絶如大慧杲而不敢以為我師以其有諍心也何況法槃又何況此妄庸僧一么麽也

書佛祖統載後

元僧華亭智常作佛祖統載其名與統紀同而立例却異自七佛以至二十七祖中國六祖一花五葉為主而教典正傳淨行神足亡所不該又效涑水通鑑編年之法為之

其用心亦勤矣第有不滿人意者釋迦既為始祖且係教主即當詳其罔明兜率之緣與生時化導之跡不宜大畧一誤也末世如觀音化身為寶誌僧伽彌勒為傅士契此文殊普賢為寒山拾得尚猶記之而此四大士親助世尊行化瑰偉奇絕舍利弗須菩提皆佛大弟子而曾不得與諸高僧並記二誤也我佛未生之前編年何用至於三皇諸紀皆路史稗官之談怪誕不經又與佛典非合而備載之三誤也佛生之後震旦世次沿革志其一二以為年綱

足矣而備載不切之政濫紀無涉之人四誤也志存伐異即猖狂甚口之辭必收事取黨同則鄙俚不經之語亦錄一語有助則小人盡為君子一事相睽則賢者遽成不肖五誤也大槩所熟五燈會元而已而於全藏未為淹通挂漏不少六誤也僧雛際會恩禮貴富取眩俗目書之有味七誤也須大出子墨一番作用去十之八益十之三然後可稱釋史不愧法門聊志於後以俟異時

第二卷載太古諸君盤古天皇地皇人皇氏五紀太昊炎

帝少昊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夏商諸代既在七佛之後又非釋迦同時至於三皇以前語出稗官事多荒誕畧之可也即如太昊在位僅一百十年女媧在位一百四十年而共工大庭以下凡十五代而通一萬七千七百八十七年則人各得千餘年天子矣豈理哉少昊既云黃帝子而系黃帝復云十八代一千五百年顓頊既云黃帝孫少昊之從子而系少昊復云十代四百九十年帝嚳既云黃帝曾顓頊從子而系顓頊後云八代五百二十年帝堯既云黃

帝玄孫帝嚳次子而系帝嚳復云九代二百五十八年何自相矛盾至此也

第三卷世尊降生成佛事當詳而反畧其生也曰二月八日其出家也亦曰二月八日又曰十二月八日令天下俱以四月八日浴佛而以臘月八日治粥供佛及施僧則兩二月八日恐未確

穆王乘八駿游西極孝王時外國進二尺虎四角犀宣王時史籀改大篆平王政出方伯秦始逐諸侯容東巡

瑯琊刻石何預佛門事後故此

老聃身長四尺六寸額凸眉龐反唇騫鼻髆尖䏶聃耳髼頭諸醜狀誰見之復誰紀之葢道家者流妄稱其有八十二種好相擬於世尊故釋氏之徒從而加毀也史記云老子入河沙不知所終而於紀已卯年著其釁亦無證夫子獨詳而不敢有所訾者以夫子之徒方馭世故也

始皇癸未沙門室利防十八人來自西域帝惡其異俗

以付獄俄有金剛神碎獄門而出之此事殊誕妄不足信

第四卷中郎將蔡愔博士王導等西訪佛道至大月氏國遇迦葉摩騰竺法蘭二師而迎之歸恐非實録當是摩騰法蘭自來也

釋道比較焚經事妄是時無道經且所稱大臣皆不合吾前已辨之

第六卷支公養鷹復養馬大違佛戒且晉世高僧皆以

老莊得儁聲於本教故自淺

孫興公許玄度於佛有何闕而傳之郗嘉賓為桓氏弱

晉者也爾時諸僧雛不過得數百緡便相稱述耳

第七卷肇公為姚興所殺不知何故諱之不諱師子慧

可無譏玄高而諱肇何也第他傳所謂將頭迎白刃一

似斬清風恐亦係傅會是不類肇公語

第八卷謝靈運謀反棄市於佛何闕

僧道不拜王者可也若不拜父母則惟世尊始得

第九卷達磨觀世音大士化身也而誌公亦稱大士化身同時顯化南北人用為疑是不必疑千百億身之二人耳

范曄魏收以其能叙述釋氏而無貶辭不知曄之逆亂收之淫鄙去崔浩李德裕何霄壤也

第十卷載文中子事甚詳以其語有西方之聖故也

第十一卷謂唐高祖受禪百官拜舞僧但山呼拱立鄂國公尉遲敬德金吾衛將軍劉文靖奏曰僧未登聖俱

是凡夫何乃高揖王侯帝令定優劣編入朝典按此時尉遲公方在宋金剛部下作賊文靖為内史令亦無為金吾衛將軍

原州五石青質白文成字秘讖女主武王代有天下於佛何與

奘法師之頴朗善記其什公之儔乎而潔烈勝之於道稍不足者綺語耳

第十二卷黄梅弘忍大師夙生事余於本傳辨之

吳太后武曌之淫亂而能弘佛法豈真能知佛法者即

權教所不棄豈止枉尋直尺得獐失兔而已

阿闍世雖殺父不赦十二時中尚有善念如二雖者善

念永絶必墮無間

嵩嶽珪與嶽神論話信是雄爽然尚非極則語

第十三卷法秀施袈裟迴向寺領玉簫進玄宗事既誕

誕而末復及淫褻語殊乖本色

元魯山雖不為僧服及作僧語而有僧行附紀之可也

安禄山陷長安玄宗入蜀而守臣有與禄山偕反者其人曾為閫守有畫象在路次玄宗見之大怒以劒斬像首其人在陝西首無故忽墜正史稗史皆不載最為誕妄可笑大慧杲引之以證禪悟而知常復載之何也

第十四卷觀軍容使魚朝恩於帝前謂慧忠曰朝恩亦解些子佛法即問忠何者是無明明從何而起忠曰佛法衰相今現帝曰何也忠曰奴也解問佛法豈非衰相現朝恩失色大怒忠曰即此是無明無明從此起其語

與大通答干頔惡風吹入羅刹鬼國一機軸然于能心折而魚更起忿端干差勝耳魚與忠復有問對語太峻險且無大意味渠方威振人主恐忠未便作此劇折或其徒有粉飾耳

第十五卷清涼國師澄觀代宗大歷元年戊申奉詔入内敎譯華嚴德宗貞元十二年丙子命河東節度使李詵迎澄觀入京同罽賓三藏般若譯烏茶國所進華嚴葢再譯也十五年進號鎮國大師加天下大僧録至開

成三年戊午始示寂俗臘百有二可謂宿德矣清涼得法於南陽忠一徑山欽為人王所尊禮然不聞忠國師之推轂江西一石頭還而清涼之推轂百丈大珠南泉西堂藥山歸宗故當别有意也

第十六卷大顛折韓昌黎書係僧雛偽撰吾前已辨之柳子厚少年急功名不自檢猶無害晚途遠宦邑鬱侘傺至死而為神以恐喝求祀望阿修羅趣且不可得豈可以其作綺語賛僧媚佛而諄諄錄之也

知常有論謂周武廢教時沙門犯顏抗爭殆數十人及唐高議沙汰而惠乘玄琬知實法林等皇皇論爭引義慷慨亦見法門有人大歷而後祖道既興吾門雄傑盡趣禪林至武宗議廢教而稍能持者僅知玄一人而已雖上意不可解大數不可逃而變故之際無一辭可紀亦吾徒失學之故也尋知常此語太麄生然亦未宜盡廢宋宣和世亦然

自十七卷以後唐時宗門伎倆幾窮賴趙州臨濟別作

提掇警策一番五季而後法席愈盛作者林立第覺諸大德往往自學問中融脱得來雖辨才無碍天藻秀發而能踏江西頂透曹溪髓上者吾未之多見也

了元雖詩僧尚有葱嶺氣息洪覺範則一削髮苦吟措大耳

陳隋之際焚身有崖菩薩者其人甚奇事甚偉而此不之載

政和帝既詘釋教於宣德門觀燈為一龎眉行童指斥

殆無可對隨而杜口雖炮烙刀磓雜下竟不得其一聲
鐵圍山叢談夷堅志皆詳之而此亦不載
張無垢九成居士中龍象也與妙喜若一人而今絕不
之齒豈有所不足耶
張無盡求臺諫要得呵佛罵祖與司馬二呂諸賢放對
正是擬作無佛論時識見也後作護法論便與蔡元長
別乃知佛力不可思議耳晚歲脩然事外未必無得吾
嚮者疑之過是不見屠兒廣額耶

又云朱仲晦少年不樂讀時文因憶一尊宿說禪直指本心昭昭靈靈一著十八歲請舉時從劉屏山屏山意其必留心舉業暨搜其篋只大慧語録一帙則是言也禪者誑大慧而借朱先生為重之言也朱先生生平無書不讀所坐正於鑽故紙無出頭處果爾豈所謂晚來未必了了者耶

宇文虛中為宋使金至翰林承旨久之以忌者搆其欲結南容殺金主舉族燒死今云壽百八歲無疾跏趺援

筆朗吟而往豈實録也其詩所謂英名留付世人傳當是被僇時絶筆語耳於釋門何與

所載李屏山鳴道集其掊擊閩洛時有得有失而序之者湛然居士移剌楚材也移剌即耶律遼姓之訛音吾鄉者甚嘉楚材之功而疑其用處有佛圖澄僧稠意今果然耶將為釋子後身也

劉元城曰孔佛之言相為終始孔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佛言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其次第若出一人第

孔以三綱五常為道故色色空空之説微開其端又云
所謂禪一字六經中亦有此理達磨西來禪話大行佛
法弊矣若渠不來佛法之滅久矣某之南遷雖平日於
吾儒及老先生出處得力然亦不可謂於此事不得力
吾常謂元城在元祐黨最為傑然投荒萬里垂暮年而
節不挫膚色不少變恠其定力之所自今了不諱賢於
諸賢多矣然生此不得收理學籍暾孔廟犹觽老先生
者涑水公也涑水心行幾希閔子卜夏然於死生處恐

不如元城了了

帝師帕克斯巴史云八思巴又曰巴特瑪皆誤也其制詞稱名巴喇密特巴勒丹其文始全而賜號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闡教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葢自有釋氏以來其光顯尊重未有過焉者也心印不如達磨神足不如圖澄開敏不如羅什記憶不如一行不過小持法咒唄而已而猥被世表之寵秉内外釋教之權不亦幸哉

色辰帝一蕃商也雖不通經典而亦有闇合處大約北鄙人性好殺得佛教雖不能止貪而亦少可止殺阿闍不可無世尊阿育不可無毱多若琉璃若太武則末如之何也矣

題笑道論後

老子化胡諸經既見斥於道藏不復見而乃見之佛藏甄鸞笑道論中葢一亡賴黄冠所作不學寡識之故也惜笑之者尚未盡耳中言周幽王時將尹喜化胡隱首

陽山胡王疑焉始鑊煮之而不熱老君大瞋考殺胡王七子及國人一分並死胡王方伏令國人受化髠頭不妻授二百五十戒老子遂變形左目為日右目為月頭為崑崙山髮為星宿骨為龍肉為虎腸為蛇腹為海指為五岳毛為草木心為華蓋乃至兩腎合為真要父母又文始傳云至罽賓檀特山中彼王以火燒之水沉之老子在蓮花中誦經如故王求哀悔罪老子乃推尹喜為師語王曰吾師號佛佛事無上道王從受化尹喜遂

為罽賓國佛號明光儒童又廣説品云清和國王與其妻造元始天尊所聽説法皆白日昇天王為梵天之首號玄中法師其妻為妙梵天王下生罽賓號憤陀力王殺害無道玄中法師須化度之乃託生李氏女胎八十二年剖左腋生而白首經三月乘白鹿與尹喜西游化憤陀王為沙門成謳謌曰釋迦牟尼佛化胡消氷經與文始傳畧同而謂尹喜推老子為師玄妙篇又云老子入關至天竺維衛國入於夫人清妙口中至後年四月

八日剖左腋生舉手曰天上天下唯我為尊三界皆苦何可樂者然則為釋迦佛者老子也尹喜也老子之先世妻也又老子序及文始傳云道生於東為木陽也佛生於西為金陰也道父佛母道天佛地道生佛死佛會大坐法地方也道會小坐法天圓也僧見天子王侯不拜象女人深宮不干政也道士見天子守令拜者為臣寮干政也道會飲酒者無過也僧會不飲以女人飲酒犯七出也道會不齋以主生生須食也僧會持齋以主

死死不食又女人當節食也僧獨卧以女人當守一也道士聚宿男故無制也又化胡經云流沙塞有加夷國常為劫盜胡王患之使男子守塞常憂因號男為優婆塞女子男為加夷所掠又憂其夫為夷所困因號女優婆夷又化胡經云下古世薄天生風雨地養百獸人捕食之吾傷此際故嘗百穀以食兆民於是三皇各奉粟五斗為信求世世子孫不絶五穀生神州又化胡經云老人化罽賓却後百年兜率天上更有真佛托生舍衛

白淨王宫吾於爾時亦遣尹喜下生從佛號曰阿難造十二經更與前相矛盾也化胡經又云喜欲從聃聃曰若至心從我者當斬汝父母妻子七人頭者乃可去耳喜乃至心自斬七頭將至聃前便成七猪頭其父母妻子故在噫其乖舛鄙俚淺陋不經若此不惟不足辨併亦不足笑也

弘明二集後

弘明集者梁釋彥悰述廣弘明集者唐釋道宣述也大

要與黃冠諍角以掊擊拒閑為功姑取其衛教而已而不計其辭之憒與夸也悰公所述多東晋宋齊人語既不能暢其筆札而於所覧西竺文言亦淺鮮口若吐而吃指若舒而掣者葢理為辭窒辭為理困攻固非輸守亦匪墨如是而已若宣公述則緇衣諸賢承梁武弘法之後其書盡出而修辭亦漸暢第姍詈誕慢不特彼教之所不堪承而我古先生亦為之噦嘔矣其佳者不能勝陳琳之檄張湯之案而拙者則一村社鬬訐耳彼黃

冠又其下者無一息猶龍公派何足與辨也尋宣此述與續高僧傳可謂篤信好學不可謂之知道也其志於釋門立功名其事則史其文則藻於吾儒葢鄭康成范甯之倫不可與望濂洛關閩也余因妄有所評若達磨而下諸祖其造類孟子智顗類朱子而皆勝之永明壽業可與朱子埒而大勝之大慧杲性質類程叔子學類陸子靜而微有低昂此語出兩家故當皆不喜然自有識者

虛一書觀世音大士行實後

主內道人即虛一子其名為惟慘不知何許人也始王學士元馭得紫姑仙乩法於關西老儒有所叩輒應而中鄙之不復秘惜偶傳於吾鄉李頳其始至或稱鐵拐李或稱純陽呂或張果或俗所謂八仙者皆集而持壇之儇則恒曰虛一子亦或稱虛一真人云權詭幻變種種其始布沙而乩運之令人識而轉録未久則或實紙於案忽不見已而忽復見焉則滿紙矣所談亦時時有

意誼而書法則或類楷又似篆又或似古隸而皆不成字其所稱仙名非一然皆一人筆也六月初余偶以高麗繭二小帖乞之即持去已而累從余索曇陽仙師篆筆弗敢與九月廿八日復約於季頻之父觀察公所授余其一帖即所自次觀音大士述也按大士緣起行願始於無始劫觀音佛而現於見在釋迦佛位佐阿彌陀在西方極樂國而慈憫徧於娑婆界考之合藏不聞有所謂妙莊王及王女名妙善者豈千劫中一劫內事耶

然妙淨三十二應土應以女身得度者即現女身而為說法此事容或有之且使閨閫之内人人能去貪痴持般若亦大士之所不棄也獨怪主内翁得道丈夫子不當習委巷俗夫語作筆墨觀耳若其文辭之雅緻固可誦而篆筆遒勁駸駸闖李當塗徐騎省藩三月功力頗爾得非曾見我師宅蹟耶神人道殊其不易究測如是因識其事於末

文待詔修竹堂寺募縁疏後

萬歷壬申令陸司空與繩為曉上人謀復修竹堂寺而問疏於余余得學人語數十應之今又七年矣而曉公從文司諭休承所見其先待詔徵仲修寺疏墨跡葢前正德壬申歲也曉公異其事以誠請休承亟許之而示余屬題其後竊惟瞿曇老師有授記懸讖之說而澄誌諸大智承之以顯示化跡令待詔非能預識者余非能洞因者其為疏語何以距一甲子不爽也豈所謂釋證者故有合耶曉公自安居後能於一切大覺前為吾與

司空結龍華異日緣見待詔吾四人當破顔一笑也卷首錢叔寶補畫王舜華古隷署題及休承不妨於九品外散花矣

題手録曇鸞法師傳後

吾師自今歲元旦神游有所化度而往往自題曰曇陽子蓋聖師朱真君所命也僉謂曇者世尊雙氏之一而師又首見度於觀世音大士及覩所注金剛楞嚴維摩諸經皆超然妙解以為能兼綜二氏之精義而一之至

臨化之頃普諭四衆謂即曇鸞菩薩轉世度一切有情而衆始恍然若㸃火棗而悟三生然未有舉曇公事者淨居多暇偶閲續高僧傳至第六卷講義部遂能悉之因畧删其蕪易其諱而書以示同學者按曇公既已納三藏留支戒焚陶貞白所遺仙方奉十六觀經證淨土矣歴千餘年而復出人間世現女身而為聖師上足豈蓮花坐下有所少息於無量壽佛之旨而小示譎耶不知曇公之復為曇陽子正所以明大道之不二與去來

出入之無碍耳貞白禮鄮縣阿育王塔表勝力菩薩稱而曇公奉十六觀後尚著調氣論而傳所稱有對病識緣語則在當時已顯然二教之合而其徒乃相諍訟如宿讎不亦可歎也耶又宋比丘宗曉纂樂邦文為曇公作傳而中云師正持誦次忽一梵僧昂然入室曰吾龍樹也所居有淨土焉以汝有淨土心故來見汝師曰何以教我即應聲曰已去不可及未來不可追現在今何在白駒難與迴言訖而失師以所見勝異知時至矣即

集衆盛陳敎戒因令高聲唱阿彌陀佛乃西向瞑目終
按續高僧傳僅稱公示疾不載此事將無宗曉欲侈西
方化而傅會之耶抑碑中語耶夫龍樹聖者也不應作
此膚語而其文亦與六季不類聊志之以示傳疑云

百八歲老比丘像贊後

余為秋月師像贊可十月而始以像來因據而書之時
庚辰之嘉平臘望日也更半月師壽滿誦彌陀珠數矣
記佛腸生以至背痛之日為壽僅八十歲或云七十九

而嗣稱祖者獨阿難與達磨最高而自後法門耆宿西竺東旦往往有之然自大期而上則僅屈指數也今按滿百歲者則有惠秀那連提黎耶舍小過是者阿喜那單道開百二歲者澄觀百七歲者二祖慧可百八歲者靈坦日照百十歲者帛僧光法藏百十一歲者那爛陀寺戒賢百十七歲者佛圖澄百二十歲者道房趙州之從諗百二十八歲者嵩岳之慧安百三十歲者僧械僧羣行遵道仙加一歲者二祖阿難百三十八歲者廣州

圓明百五十歲者東土祖之達磨百五十五歲者圓寂百五十六歲者菩提流志二百七十歲者三藏鉢怛羅三百餘歲者僧景法喜六百歲者純陀三藏七百歲者磔迦國大林菩羅八百歲者中天竺達摩掬多千歲者西竺長耳一千七十二歲者西天寶掌今師臘比於法藏僧光尚遜其二然自玆而往尚繩繩未艾也佛法不貴長年而貴得悟悟則七歲龍女不為少不悟則億劫天壽不為多今以世理觀師我得如師足矣以出世理

望師師詎可勝我而已哉勉旃勉旃

手書真際禪師十二時歌

右真際禪師從諗十二時歌是百十二歲前於趙州觀音院作多以其庸陋俚俗非師語余獨謂為不然寒山拾得猶不能揜大士面目今掩之盡矣居然一退院頭陀耳明潭老師百十一歲吾不知所詣於趙州若何老境彷彿近之因手寫一通寄師却下一轉語此十二時歌會否會則菩薩於異類中行不會則凡夫實際耳

題趙松雪中峯老人行道歌後

中峯老人行脚歌真得游戲三昧第謂不學趙州上門尋譊似小過也趙州竿木隨身要勘破天下禪和子本相出聖入凡不可蹤跡老人昂藏九尺軀圓頂嶷嶷踏尺二革履所至人天供奉當輸一籌耳松雪居士為老人入室上足每得法語輒不憚傳寫所謂人間合有數百本此其一也余嘗見其大洞玉樞經墨蹟於浙東一薦紳家與此結構正同不必置雌黄也

跋四十二章經

右四十二章經摩騰法蘭自中天竺攜來以梵書紀梵音至吳興趙承旨孟頫乃以漢語作漢字要之能受如來心印作東震旦功德先後一也承旨精八法咄咄逼晉人而此書尤遒媚蕭散有王會稽父子風若能乞精手如章藻柘作石木二本搨之則尤我如來千百億化身之一證也得之者慎無和為筐筥間物哉

趙吳興小楷圓覺了義經跋

圓覺了義經是婆伽婆入道三昧趙文敏為中峯和尚書之以資管夫人冥福宜其結法之精圓熾潤如此也書至文敏是如來壽命品不可思議非復圓覺修持時矣吾家弟有文敏法華六卷行筆草草骨似勝而肉小不足此卷舊屬於鈐山氏今落梁溪吳子可謂得所延於惠山道中匆匆見之今得再展恍忽如蘇長公蹈五祖道場且熟且疑至跋尾始了然老衰之態可歎也

趙吳興手書圓覺經後

余於錫山道中華生出此卷見示乃宋紙之絕佳者獨訝其結法之圓熟而波發遒媚運腕少弱擬於吳興猶在疑似之際再為華所強漫爾署題別後忽忽記得曾見此跋於吳興木本葢書於行書圓覺之後為管夫人營福於中峯禪師而中峯為梓之仍手跋法語於後偶遇章仲玉道其事仲玉色沮謂一飛鳧偶得吳興與中峯一札言送經事葢真蹟也因乞仲玉作此小楷贋本而書木本之跋賀之吳氏子得五十金而去余因失笑

老年鑒賞破敗若此而王百穀尤甚然吳興木本更自廓落無奇真龍似龍何常之有所歎者末俗之狡狡而已

嚴文靖臨趙文敏四十二章經後

少保嚴文靖公故精八法第於魏國趙文敏公書不甚規規效顰令覩所摹文敏佛說四十二章經墨妙譬之周昉貌趙即殆得其神彩情性固公臨池之力深要於此經有神解冥契者故不覺其轉蟯中鵠之妙至此也

公雖不名佛其操行制念與此經六畀慈平實鮮不合者眉山氏謂范蜀公為學佛作家而自託臨成都講堂帖為得右軍三昧則文靖公哉經云以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大報恩公之子有焉

王閣老書佛祖傳燈偈

王元馭閣老舊嘗為空山果上人書佛祖傳燈偈而云前七佛以為劫前久遠未可據也不知自釋迦如來至達磨皆用梵天語今裁作五字等之諸經偈皆非文言

之故實第其理無二耳上人一衲一蔬粥朝夕羯磨元馭尚虞其徧現沙界於收攝處未盡渠擁宮錦袍啜大官膳日坐朝堂拮据萬幾乃不虞收攝乎哉噫徧現中有收攝羯磨中有走作未易言也余誤入元馭網於此際未暇勘破惟有歸從果上人而已

揭鉢圖後

余所閒鬼子母揭鉢圖宣和秘殿所藏後有趙文敏吳文定沈啟南諸跋為宜興吳大本物歸之陸太宰全卿

後入分宜倖相家至籍天府今亦落人間矣陸公復有元朱君理所摹絕精轉之顧馬湖孔昭後有顧及張銀臺三跋則余所見也余以大藏鬼子母經考之微不合故跋語不能無異同後得寶積經證之乃知此圖之有所自也第十經皆佛語而不相蒙若此韓君世延出示一本其真吳氏物耶抑摹本耶而位置嚴密精理入神無毫髮憾語有之蘭亭無下品信然哉

弇州續稿卷一百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一百五十七八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沈元錡

謄錄監生臣周學淮

弇州續稿卷一百五十七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道經書後

周公瑕書黄庭内景經

黄庭内景經者乃太上道君於蕋珠宫作七言咏歌以發修命繕性之要生人一身歸宿皆在泥丸而作用皆

在心三庭三田之內有餘地焉真人在巳莫問隣一語若預知後之有取於西鄰者爲拈破之即飛升度世資之有餘裕矣此經自景林王真人傳之南嶽魏夫人凡仙經四十餘卷而此爲首南真遷化後幾三十年而後傳之東華楊司命而此復爲首司命以令隸傳護軍長史許思玄少子上計掾道翔道翔之子黄民避亂入剡併諸經寄東閣馬朗家晉安守孔黙罷郡還聞而以重幣勤禮懇之黄民而始得傳寫孔不及奉誦而其子熈

先綜先才而狂謂經語誦之萬徧即得仙以為妖妄被
酒悉取燔之後誘其舅范詹事曅反族滅而繕寫人王
興私各錄一本自隨渡錢塘漂沒僅内景存乃深信萬
徧之說甫誦而火燬其廬再誦之露臺而雨漬其裒遂
氣結貿歷日死深山中而經卷之在二氏者絕矣王靈
期造黄民而懇得之輙加損益傅以麗藻遂盛行於世
而黄民歸錢唐乃留真經一厨付馬朗後荏苒不復能
取而卒馬氏寶奉之其人皆壽考大富三世移事佛而

經稍散佚其後正本録本雜寓於陸修静孔璪杜京產顧歡鍾法師樓居士諸公所陶隱居百方購得之陶有神鑒獨能辨楊君及二許真蹟而内外景悉備閟之茅山今道藏所存本是也此與右軍固無與不知何緣宋思陵有臨本攷之宣和書譜不載恐所得右軍内景經亦贋本耳載攷此經一名太上琴心文一名太上金書一名東華玉篇孔熙先兄弟以為讀萬徧輙得仙而笑之不知授者非凡師乃仙師也受者非凡骨乃仙骨而

又慈惠忠信躭注元真者也受而齋九日用玄雲之錦九十尺金闕鳳文之羅四十尺金紐九雙以謝師沐浴居僻室九十日而誦萬徧一日當得百十餘遍亦不易易也今此經托之梓徧天下而耳目之授者何師而受者何人也即十萬徧奚益矣余自承本師曇陽子誨時默諷亦已成誦文仲子休承許為余作小楷奉持之一月而休承目眵手戰不能終諾乃改以乞周公瑕公瑕日受役碑板間乃能舍而為余結此段方外緣亦佳

事也

解大紳書黄庭經

解春雨才名噪一時而書法亦稱之能使趙吳興失價百年後寥寥乃爾然世所多見者狂草其所以寥寥者亦坐狂草故今此紙小楷黄庭全摹臨右軍筆婉麗端雅雖骨格少遜却不輸詹孟舉陳文東也按右軍所書黄庭是外景非内景與南真所傳楊司命者雖理同而句字小異亦微有斷缺當是渡江以前南真受之景林

真人者偶爾逸出行世故右軍得而書之今大藏中內外景經則陶貞白訪尋司命手書的派也數年內與黄長睿分析甚苦今可以無辯矣

王逢年書黄庭外景經

黄庭所以稱外景者以内景故别也始景林真人授二經於南嶽夫人當其未解化時其家人已漏之世而特多註誤右軍所傳今盛行者是也南嶽夫人以與寧二年下降再授之楊司命轉録之許長史而長史之孫黄

民傳之馬朗家寶藏之其後陶隱居購而置諸松風閣上之御府即真誥所載今道藏的本也以右軍遺刻較之比於道藏本多者爲句二爲字十少者爲句二十五別者爲字一百四十四顛倒者爲句十一爲字十字衡而句權之則與寧本長而右軍本短瞭矣然天下以書而信右軍不復能以義而求與寧本是以有行有不行也余深欲得一名士書之以便供奉而會仲蔚死休承老公瑕遠出吾鄉王舜華倣右軍體差不俗因乞書之

此經真玉晨妙音與内景相表裏獨不能如内景分別五官六腑之部次運用明切而可遵承耳然一字不作人間談也

程孟孺搨右軍黄庭内外景經

宋思陵有御臨右軍黄庭内景經攷宣和書譜及右軍真蹟石刻録俱無之不知其所自第臨筆極精雅有態小近肥弱耳又右軍外景致佳本今皆在家弟處貞欲一切持誦而紙墨稍渝敝不甚便老眼謂家弟為我嚮

搨此二本家弟以讓程孟孺孟孺壯年工臨池心手迅利故不啻虎賁典刑也按内外景經致語有詳畧而大旨寔相表裏或以内景為靈寶所授而外景為老君所述者恐未必然竊以為皆靈寶秘文而内景後出故目獨詳而旨加切耳其稱内外景與内景之分為三十六章外景之分為上中下三篇俱後人傅會為之非本意也内景首尾二條似上真既傳之世而咏歎揚詡且以示傳者式耳外景定本首亦有太上靈寶作真言解説

身形及諸神與此正類不然其不以為王靈期之增益者幾希因志於後

黄老黄庭經

余於道藏中得一卷曰黄老黄庭經妄庸人標之曰太上黄庭中景經葢欲以配内外景也其注曰上清元命真人李千乘李君不知何許人尚不及考其出處竊意其經與注皆李君筆也自古訓故之學未有精悉至此其精悉之極也則先經而後注也或先注而後經也皆

未可知也是故曰李君筆也於文則竭蹶而趣内外景不及也豈天與人之别乎然而近古矣談理則黄庭之羽翼也徵韻則琴心之遺響也友人王舜華以小楷書之尤自楚楚可愛舜華文而顛恒自謂小右軍用以相誇詡予謂此經真成中景若始得稱小右軍因大笑而罷

黄庭經合右軍墨刻松雪墨蹟

右軍書黄庭有以時代置喙者有謂為吳通微筆者如

黄伯思董逌輩要是胸中微有書眼中無珠耳毋論陶通明啟事可據試取宋搨石本觀之唐以後人能辨此否也趙吳興臨筆精嫩之甚第不可合看合之覺石本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臨本或不免羊欣之歎耳吾此語殊有意須於宣城諸葛家叩之乃能得所以

文待詔書常清靜經老子傳

余久不受潤筆資而華孟達昆季厚贄幣而來請銘其王父之墓郤之至再三乃抽一筴投案上而去啟緘則

文待詔書常清靜經後附以太史公所著傳小法楷法
皆極精妙前貌老子像雖彷彿自趙承旨而聃耳修眉
神采儼若生動豈惟出藍而已按葛仙公記此經授受
云自東華帝君帝君東漢人王姓七真所奉教主也後
聖帝君據羣靈位業圖為第四天主在第三天太上老
君後老君則所引經中語者仙史諸賢欲尊老子為老
君而不能合則謂為窮劫以前之上真時出應世大約
荒唐不可攷而經又最後出辭旨俱不能如著縣是以

明理之士往往為之置喙余亦不敢徇也待詔跋尾謂為北山煉師書充福濟觀常住福濟觀不知在何地而煉師之骨業巳朽矣入吾手非逺當亦他往聊識其末以貽得弓者

趙吳興書陰符經後

陰符經古未有自唐初褚河南先後奉命書百七十卷今石刻存者貞觀六年行草一卷永徽五年正書一卷而歐陽渤海亦有貞觀六年正書一卷其大小皆踰黍

米而皆妙絶趙吳興此紙葢據歐陽本為正故至聖我以時物文理哲而止跋尾名姓為其人書及前收藏二印皆刮去之止餘一子昂印當是收藏家不能慎落飛凫手懼為所蹤跡故耳字稍大於歐褚二家結法出樂毅洛神而時參以北海精嚴緊密中神彩流動故當是吳興最合作筆也按河南行草於理哲後有故曰聖人不朽二十六字攷合藏經皆無之而正書則有自然之道靜至進於象矣凡六十九字而文亦不同道藏别一

本復有哲人以虞愚我以不愚聖人以期其聖我以不期其聖故以沈水入火自取滅亡在自然之道靜前因而注者僅侯善淵鄒訢耳其同褚正書本而注者亦僅李筌而胥元一繼之其同歐陽本而注者則有黄居真曹道冲沈亞夫任道明蔡氏唐淳俞琰劉處玄袁淑凡十餘家又頗證後增百字之謬此吳興所以的然據歐陽本也其標陰符作陰符却誤符草也符洪之改符而符也甚明吳興善書而往往有右軍偏旁之累此亦一

證云

又

道藏內陰符經凡數十種注釋亦如之而獨此趙文敏書最為定本他經注有謂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為杜光庭所增而削之此人似未見歐褚李荃本若光庭五代時人也有削天生天殺道之理者夫道之理誠謬然不可削也愚竊以為當云盜之理觀下文曰天者萬物之盜天有生殺乃所以為盜耳絕利

一源用師十倍當云千倍不當云十倍也夫三返之為萬倍則絕利源之為千倍可推矣夫賊不以禍而曰昌盜不擬止而曰宜此經之深旨也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生死互根恩害相生其五千言之秘乎哉他本有自然之靜六十八字朱元晦謂其理獨妙非也辭旨俱與前文不類元晦不過以其有陰陽八卦律吕諸語而深契之耳不知有此正所以非陰符也陰符之妙一機而已矣機一逆而已矣凡巧士得機而順暢之經必逆而斂之固窮

之窮似誤而非誤也斂也知我罪我其斯言也已

徐太僕藏仙師篆隂符經

余侍師次過同年兄徐太僕所亟問余師所重二氏何經余對以釋則心經金剛楞嚴維摩道則道德黄庭隂符太僕咋舌謂前六者則旣聞命矣若隂符之為隂何居也且是經三百字而少顧曰賊曰盜曰殺曰死曰機婁婁見之夫豈聖人所忍言余時不敢對居兩月而師首以所書正篆隂符贈太僕太僕捧持若拱璧以異錦

裝之乞余題其後余乃謂太僕可以有言乎凡天地之氣陽主施陰主斂施主順斂主逆陰符之為陰也以斂以逆故也逆取而順守之是故曰賊曰盜也殺者所以生也死者亦所以生也皆機也吾子欲度世而存乎將順世而往乎太僕曰善初師所書陰符且十本余皃騏亦沾賜焉而獨太僕所得最神妙皃騏驟見之色動乃欲益宅墨跡以互市者余笑曰此亦可以逆而取乎太僕覺之乃止

紫姑仙書陰符經

此經我曇陽仙師重之前後為人書數本而世貞獨不敢請偶有仙降於孫檠祖氏試叩之即欣然見許以辰日相示因屑箔金界青紙置孫密室中至日而經成後稱上洞海天南極惟慈尊者書又云自始修至祥符二年記誦三萬六千五百通而白日羽翰矣然考之此經乃九天玄女授之黄帝軒轅氏貞觀中歐陽信本褚登善俱有奉敕書開元世李筌為之注故而自後注故者

凡數十家今謂文陽真人證真時所道玉蟾翁摘塵而是義始聆下土大不相合且書法雖精整而過於巧媚多以意撰造良乖正始疑即孫氏所煉鬼仙筆也其人自云徽人嘗為郡諸生頗習養生家言年四十七而逝大槩豪舉儇利有才識幻變項刻種種而不能脫冡墓間氣陶貞白有云作才鬼不作頑仙似為此君解嘲

周公瑕書道德經

晋史右軍傳及書斷俱云為山陰道士寫道德經籠鵞

以歸而梁武陶隱君所評右軍遺跡則稱有黃庭經青蓮居士詩直謂黃庭換白鵞黃長睿則以右軍有道德而無黃庭為詩誤洪景盧則以右軍有黃庭而無道德為史誤又有云詩史兩不誤者然今世黃庭之蹟依希尚存而道德則自古絕響矣今年六月望後友人周公瑕避暑弇州園為作小楷二經道德極精嚴有古意而黃庭真蹟之仍孫矣此子吾吳城一時右軍僕之得此亦何異買王得羊哉惜無曇礢白鵞作潤筆因題於後

以志吾快

又

周公瑕往年為余書老子道德經五千言亡何而失之歲庚辰公瑕歸自棘中念且老從我索一傳客或謂公瑕迫得傳而余恨失經以從吏公瑕續書之昔人所謂煥若神明頓還舊觀者殆不偶哉既裝成袠而志其後

按太史公傳老子謂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周守藏室吏也居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

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又云老子百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養壽也又云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叚干宗之後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太傅其本末甚明然自太史公言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寡功道家宗老子而儒者宗吾孔子孔子之教蓋萬世人王取則焉而其徒不明兩家之始所

合遂抑絀老子以為異端而老子之徒其庸鄙詭誕者
覘西來之跡宏奇高大炫燿一世遂不暇與吾儒辨而
更竊漬其餘瀋以求與之角而並傳螯藍釋迦之稱累
刼則謂在伏羲為鬱華子在祝融為廣壽子在神農為
大成子在軒轅為廣成子在少昊為隨應子在顓頊為
赤精子在帝嚳為録圖子在堯為務成子在舜為尹壽
子在禹為真行子在湯為錫則子在周始為老子夫軒
轅之世廣成居崆峒千七百年而其後猶未巳也遠者

姑亡論已前是而為廣壽為大成後是而為隨應為赤精又何人耶且堯舜禹非異代也一時而為三子何遷逝之速也三代以還賢公卿非乏紀也又何為而不一及也乃至謂老子生於商為周文王守藏吏曰變邑子武王時遷柱下史成王時守故官為經成子遂西游流沙康王時復歸曰郭叔子昭王復西邁云云葢又傅會化胡經之說也奇釋迦之有三十二相及七十二好相則亦曰七十二相八十好相也偉釋迦之長丈六尺則

亦曰丈二尺也不知孔子九尺六寸人以為長人而異之若丈二尺而人不怪且駭者未之有也且史何以不載也夫老子至聖也其化而為太上靈真至尊也又奚必借西方之事而矯飾之然至儒者之所抑絀而指為異端者又可笑也老子往往皆格言其體至虚而不無其用至大而能泯其跡精以治躬粗以治天下取之固逢原矣大道廢有仁義知惠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知言哉君子之於世甚無樂乎其

名也仁義也孝慈也忠臣也其名不得已而有之故曰絶仁棄義民復孝慈絶者絶其名復者復其實也將欲噏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謂倚伏負勝造物若誘人而使之盈㮁使理國繕身者於張強興與之際懼然而思警也非以導人巧也夫不得老子之所以立言不解其文義而妄為之闢荀卿氏所謂賤儒也世貞一言而當獲譴於今之為二家者然使吾老子孔子而在以為譴哉

不以為謔哉

章藻書老子要語後

老子凡五千二百七十七言曰五千言者舉成數也其言道德經者後人所崇加也曰上下篇者以竹簡重而分之也其上曰道經下德經者後人謬也老子之位業天中天也其言人中天也遠而治天下治而至於久而不可廢近而治身治而至於終其身不殆者恒理也亦恒事也谷神玄牝衆妙之門啟焉抱一守雌專氣致柔

始露不死機矣然是奉天者也非開天者也是歷世者也非出世者也吾故曰人中天也凡老子之言中曰私曰利曰得志曰取天下皆是謂其理當然耳取勢決是以不諱詩也探機精是以不避險也夫然後後世得而羣訾之外若乖於吾儒之所謂無所為而為善佛之所謂不住色而布施者不知本意故不爾也若夫欲奪固與欲弱固與之類葢言造化巧也亦非以誨巧也然而不善用之則巧矣是經也曰五千言今何以僅四千二

百九十言約之也約之者何謂其授人諍也約之而理固未嘗不備焉不然吾不敢約也書者誰章藻仲玉也

王元馭書仙師批點黃庭道德二經

貞常以黃庭道德二經薦師觀既返貞卒業所圈點不過二十餘所竊怪其少叩之師若曰人所恒奉持者不必我也若所解者不必我也若所不盡解人所不恒持而我有契於言象之表者試為若拈一二焉不然聖人之言猶天然誰得而去之而亦何用我丹鉛為於是炳

喆道人亦為貞書一紙

王學士書黄庭經

元馭學士書法在虞褚間而過自挹不肯與墨池盟間興到作一薄䠊竟則裂之或有求者復不應以故行世絶少今年乃為華亭徐長孺書黄庭内景經神采風調翩翩出蹊逕外吾不知於汝南公主志枯樹賦如何當亦不落夾矣書陰符者信本登善度人者誠懸金剛者子瞻法華大洞王者子昂余皆獲寓目焉縱跌宕八法

能如易遷宮中人寫王晨蓝珠語耶昔許黄民所藏楊司命書内景已散佚貞白先生間關訪購乆而後得之長孺僅一叩而得元馭手授不亦大幸哉今人知寳右軍殘誤之外景而不知司命有内景惜其靈翰永秘聊為拈出之以元馭書作司命隆準可也

嘉興周逸之刻黄庭内外景經

黄庭内外景經皆景林王真人傳之南真魏夫人者夫人既上昇而復以興寧二年降授楊司命當未化前業

已漏之世故右軍得一書之黄長睿乃據此公厭代之歲在興寧前而駁以為贋殆非通人論也第外景以此公墨妙故膾炙後世而内景獨宋思陵有搨本餘遂寥寥者得非真人在巳莫問鄰一語為參同悟真庚肩所妬耶曇陽師特拈出之而周生復能倣右軍跡勒之石以布永永毋論作飛天仙人觀海内吃井水人皆知有二景其為玄真指南功德豈唐捐哉因敬識於尾

周逸之石道德經

晉史右軍為山陰曇禳村道士書道德經籠鵞以歸余嘗憶真誥所稱右軍逝後浮槃四五載始得觧謂坦腹公品在支遁遠游閒生平無宅業將緜府主索部民物寫經受傭直二條輕垢罪耶第此經竟淪佚不獲與黄庭並傳世毋論右軍即宣和秘藏真跡以千計獨缺此經而周生乃能以精書勒之樂石拓本示世人書之能似右軍與否其能博鵞羣與否吾皆不知其意則良嬾矣因欣然捉筆題後

題趙松雪書大洞玉經

真誥言大洞玉經讀萬遍當白日上昇楊許二掾妙蹟不復可得得吳興松雪公書此經足矣陽德觀察出示貞焚香靜閱數過覺右軍北海出入結構中拂拂有天際真人想異日觀察於清虛小有紫微雲林謁諸帝真以此卷為贄乃跋尾有王生姓名不亦大媮快哉

趙松雪玉樞經

玉樞經稱雷聲普化天尊法語是杜光庭輩擬撰耳趙

文敏好為人書佛經又奉敕繕寫幾滿藏至道經獨有黄庭常清淨洞玉諸經洞玉余所見有兩本其一屬何元朗内翰一屬王陽德大叅皆神品也此經稱道弟子後轉奉其為人削去以供養禮誦故尚作楷近始裝池成卷而世亦未有識之者休承謂小變孟法師體恐亦未是大要李北海出入耳結法極緊密而力大遒勁披拂之際咸有妙趣而數百字中得一二字不稱者或意忙筆迅故也當與余柳河東禊詩同識賞

章仲玉書大洞玉經

按黄庭内景經其首章云詠之萬過昇三天而末則云約得萬徧義自鮮又云過數已畢體神精黄華玉女告子情真人既至使六丁即授隱芝大洞經然則黄庭禮誦圓滿而後隱芝大洞經出知其不易也攷之南嶽夫人青籙文以故所受於景林王真人者用甲寅起安啟手經始傳得道之子起安者興寧也以興寧二年正月辛亥朔四日甲寅授司徒公府舍人楊君大小凡十餘

篇俾轉授許長史掾父子而大洞黄庭皆在焉掾以太和五年長史以泰元元年後先化去而掾之子黄民避亂入東闔馬朗家晉安守孔默懇於黄民得之令晉安吏王興繕寫而興私復繕之各一通孔氏藏爲其子綜先熙先焚毁而王興私繕者渡浙江遇風漂佚僅黄庭存而復敗於雨於是二家所得都絶尋又有王靈期者悲懇於黄民而得之竊加損益盛其藻麗依王魏諸傳題目張開造制凡五十餘篇流布京師及江東諸郡黄

民豔其感而秘其所藏本郄就王求寫轉相讚重而真本之在馬朗者以黄民卒而匿之後為山陰何道敬竊傳以授女師鍾義山而他小篇上之陸修靜崇虚館鍾後闕不以歸樓僅從抄得數篇而已馬氏之藏與樓氏諸本為徐孝標杜京産顧觀戚景玄朱僧標葛粲王文清嚴虬吳曇拔褚伯玉章靈民孔總諸士俗家分傳幾散盡而陶貞白始捃拾其大半而叙之以為翼真檢令考此經皆五言古體其文隱邃深密與其誥内所紀南

真中候紫微九華定録之辭皆相類第不若黄庭之爾
雅而中間多說身形諸神名字實有與之相表裏者或
謂浮黎玉宸於赤明龍漢之間豈無正始之音出於雅
頌典謨之表而畢畢若是推原厥旨大要俯度世人則
不得不瀕就世格欲使之易信易曉故爾玉經則經文
之後必有符必有呪呪語亦說諸神名而不甚古符篆
用筆小簡體圓而用柔其注者曰太玄趙真人而傳之
者熊鄰真經則每篇首別有章章後必有呪呪後必有

圖圖後必有法法後始為經經後必有祝此祝語皆托之天王上真其辭最近古而不無蹊逕此豈楊君所受本耶抑即王靈期所藻飾耶若章呪圖法則為觀妙先生朱自英與蔣宗瑛手無疑符篆用筆小篆體方而用剛與玉經諸符全不類而經則大約相同弟覺玉經稍整潔故特乞章藻仲玉作趙吳興體録其三十九章正文而已若所謂文昌大洞者則蜀之黠鬼或妖人冠以俚淺詭誕不根之説而托之梓潼張神盲道士不察而收之大藏僅

堪供祖龍一燼耳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周之冕書莊子要語後

莊子亦人中天也其位業所受則天中人也其言有倏然而出世外者則亦人中天也出而不能盡不獲如大雄氏者則又天中人也為言幾數十萬令吾采之而周生為録之者十不能一耳然皆粹乎瑩然若縠之得鑒酥乳之得醍酪而砂礦之得燭銀也自莊子之言出而後世之修辭者獵其奇務識者資其博拘方者疑其誕

而守經者病其詭彼皆有以來之雖然彼固有以來之於彼無與也吾采之吾以自為而已於四者亦無與也

莫廷韓書參同契

太極陰陽之秘盡泄於易而小之於卜筮先聖孔子續之益韋篇三絶而後贊以什翼於是天綱人紀備矣漢真人魏師獨以其乾坤坎離兑艮之妙斂之於一身而度世維世交相為用而不悖千古之談玄者宴祖之而宋儒如朱紫陽更為之注故雖不獲盡叩其精微而矜

襟者至今斂衽焉獨中二條微露橐籥之一端所謂金以砂為主稟和於水銀者抱朴子必歸之金鼎之丹植禾當以黍覆雞用其卵者薛紫賢必要之白虎之弦其理誠有之故不若內取諸身之為妙也不佞雖不能曉契其妙而奉持一念則賴友人莫廷韓以精紙作精楷見貽庶不孤矣廷韓此筆豐美華豔有蕋珠仙人態殊令人加敬魏師諱伯陽見於後離合詩而仙史謂其神丹就以與二弟子二弟子死已自服之亦死餘二弟子乃

不肯服下山營治殯具公乃徐起以七樂入死者口咸起即乘雲上升而二弟子歸不復能跡矣猶游行人間得不死也其化跡如此

書關尹子要語後

昔關尹子望紫氣一縷於函谷之東而知猶龍公之至今不佞讀關尹子一句而知其非關尹子書雖然是後世識玄理曉養生苦思振奇者之所撰其言非以托關尹子也何以故能識玄理曉養生苦思振奇者必不以

關尹子重以關尹子重者其人必剽黄老莊列之巵緒而爲之屈於旨伸於辭恒也今此所屈者辭也所伸者旨也故曰非以托關尹子也乃王生爲余書者則竒已甚矣思愈苦矣夫亦可以已矣夫

書天隱子後

天隱子一書司馬子微述謂傳之天隱子疑即子微所自著也注叅同者見以爲淺近志悟真者見以爲局小而亦自有理至謂胞胎有形已呼吸精血豈可去食而